

名家最新随笔选

张抗抗
等

无法抚慰
的岁月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无法抚慰的岁月

张抗抗 等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张抗抗 城市的标识 /1
我的女性观：柔 韧 /4
无法抚慰的岁月 /8
遗失的日记 /12
两性的极地 /23
梁山“好汉”与女人 /26
缤纷西域 /32
生命贬值 /37
- 邵燕祥 论歧视 /39
官际关系论 /44
“资乱通鉴”（外一篇） /47
说“笑” /56
- 乔 丹 我是乔丹 /59
谢谢，再见 /65
- 李国文 江山文人捧 /68
都市炎凉 /73
谈阔 /78
“不娶少妇” /81
嘴巴的功能 /90
“十年前死为完人” /98
鲁迅的年终书帐 /109
书运与国运 /113

目 录

- 寻找快乐/117
不宜甜蜜的事业/120
偶 感/124
学艺杂谈/127
宝玉不识秤/131
“好汉奸”论/148
陈丹燕 你对咖啡到底有什么感觉/161
巴黎的墓地/166
白岩松 官谱有多大/170
生命的邮件/172
吴 欢 论吃喝玩乐/176
金 庸 我崇拜女性/183
何清涟 人格的试金石：贫困与财富/191
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戊戌百年/196
两位思想家的风格/204
周 涛 谁在轻视肉体/208
谢 冕 富有的是精神/216
随笔（三则）/221
一百年的青春/229
方 方 书生放牛/234
工作着是美丽的/237
莫 渝 驴子与乡愁/240

目 录

- 街头卖艺者/245
- 白 桦 隐情往往是真情/251
百年一瞬/254
- 赵丽宏 遥远的叹息/269
天籁和回声/273
可惜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/282
甘南素描/286

无法抚慰的岁月——名家最新随笔选

③

城市的标识

张抗抗

我们的城市和城市,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多胞胎了。

假如你在一个傍晚被掳劫到某地,你被关在一所封闭的房间里,仅仅依靠视线所及的建筑物和街道,你根本无法辨别自己的所在之处。你会发现,这一座城市和另一座城市,它们彼此之间竟然是如此相像。

那些高耸的大厦和高楼,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,尖角或是翘角的屋顶,白色或是灰色的圆柱……使你觉得眼前的一切是早已似曾相识。

那么街道呢,满街的霓虹灯和高架的立交桥,更让你茫然无措。你曾试图辨别街道——却只见窗东的“猎奇门”窗西的“八佰伴”,南门的“肯德基”北阳台下的“麦当劳”……都像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“克隆”弟兄。就好像每个城市的商店、

宾馆,都用各自特制的拉链,把天下各处自家的门帘统统锁成了一个连体人。

还有街上川流不息的轿车们,也都像是刚刚从你那个城市蜂拥而来。本田丰田奔驰捷达桑塔纳夏利……你被熟悉的车型团团包围。就连街上的人和街上的垃圾,竟也和你原来的生活一模一样呵。他们也穿“佐丹奴”和“杉杉”,他们戴“西铁城”手表,持“摩托罗拉”手机;骑着山地车的人,衣服款式和面料,都和你每日相处的同事们大同小异。街角上扔着一只“可口可乐”的饮料空罐,还有一只“万宝路”的烟盒……

你迷失在被无数次复制过的城市里,你已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第二天天亮时分,你终于在楼角那儿,从太阳升起来的方向,发现了一棵树。

那棵树有一种端庄的王者风度,两人合抱粗的树干呈深黑色,树枝如巨大的龙爪,遒劲而伸展,缀满了繁密的树叶,即使在深冬也依然葱郁。树底下落着紫黑色的小果子,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气淡淡地袭来……

你知道那是一棵香樟树。北方没有香樟树,它立于江南,是杭州城市的标识。

后来你看见了一排树,整整一条街的两侧,宽大茂密的树叶,如一条长廊遮挡了阳光,马路被灰黑色的图案覆盖了,那是树叶的光影。高大粗壮的树干具有一种浪漫的气质,浅绿色的树皮上嵌着淡黄色的花纹,像一匹匹光滑的绸缎。

你明白你是在南京,也许是上海。全城遍布蔚为壮观

的法国梧桐。就像一排排绿色的盘扣，把城市偌大的袍子扣紧了。

你看见了大街中央有一座绿色的小岛，垂挂着浅褐色流苏样密密的枝条，构成一片完整的森林。那是榕树——你在福州或是广州。你看见婀娜苗条、迎风荡逸的椰树——你是在海口。你看见街边重重叠叠挺拔苍劲的油松——那是在长春。你看见一种树冠修整成一个绿色的圆球的矮树，那样的玲珑精致，那是你从未见过的圆冠榆——是新疆喀什市特有的标志。

最后你睁开眼，你看见的秀气而坚韧的国槐，细碎密集的树叶为街道铺就一片浓荫，白中透着淡黄色的小花，飘来久远而古老的京城气息……

拥挤熙攘、高楼林立的城市中，如今，唯有属于那个城市的树，如高扬的旗帜和火炬，从迷途的暗处闪现出来，为我们引领通往故乡的交叉小径。

我们曾经千姿百态、各具风韵的城市们，已被钢筋水泥、大同小异的高楼覆盖。最后只剩下了树，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座城池的性格；只剩下了树，用汁液和绿荫在滋润着这城市中芸芸众生干涸的心灵。在冷冰的建筑和街道中，它是最有耐心与人相伴的鲜活生命；在日益趋同的城市形状中，它是唯一不可被替代的印记，不可被置换的标识。

也许有一天，树将成为城市的灵魂。

以心去爱我们城市的树呵，那是大自然留给我们最后的馈赠，也是城市仅存的个性了。

我的女性观：柔韧

张抗抗

作为一个女人，按着自己的愿望生活，本来自然然而随意，并未上升到“观”的理论高度。但偶尔被这个栏目问起了对自己性别的态度，只好认真去想，想来想去，态度还是有的：一个人若是对自己的性别没有态度，就枉为男人或女人了。但女性观并非女性宣言，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面镜子，不是为了自我欣赏，而是提供自己寻找瑕疵，审视检点。

有一种看法认为，优秀的女人比优秀的男人更为优秀，所以她们应当到那些男人占据统治地位的世袭领地里，去打败男人战胜男人。比如政坛、高科技，还有战争什么的。女人如果不能击败男人，就把那般的优秀浪费了。

但我一向没有这样的野心，或者说缺乏这样的雄心壮志。对于男人的领域，我历来是不大感兴趣的，不屑与其争夺。因为我觉得女人应该有，

或者原本就有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地。例如情感、心灵、艺术，还有家庭。至于政坛和科技领域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女人想在那里占上一席之地，北欧和东南亚都有成功的例证。只可惜女人天生不喜欢那些地方，这是人性的自然物质属性使然。

因此，最好不要有打败男人的念头，这是不聪明和不划算的，男人若被驱逐了，女人不是更累么？优秀的男人多些，可以多多为女人服务。

所以中国古代的太极图，是以阴阳平衡、阴阳融合为哲学基础的。黑白鱼形中间有一条共用线，既是阴阳之界，也是共生互济的同一生命线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阴阳互补，就相得益彰了。

另一种看法认为，女人应该在女人的一切领域里，击倒所有其他的女人。优秀的女人只有打败别的优秀女人，才能成为真正出类拔萃的女人。当一个女人站在没有对手、鹤立鸡群的高处，女人才能高枕无忧，一劳永逸。

但我恰恰是一个缺乏女人普遍的嫉妒之心的女人。遇见或是发现优秀的女人，就会由衷地欢喜和倾慕。我以为但凡真正出色的女人，是不惧怕挑战的，她们可能被同性或异性击败一时，但她们不可被战胜；她们可能出错，但她们不会被超越。任何出色的或平凡的女性，都有自己独立而独特的领域，不可被别人侵犯。若是以为有谁能群临众人之上，那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女人。

再说，即使在女人的领域里击败了其他的女人，只剩下一个人形影相吊，岂不是成了一个现代的女堂吉诃德，还得再去为自己制造出一些女性假想敌，以备女性战争之需。

当女人在整体上处于弱势时，一个孤独的女强人，还有胜利者的骄傲和快乐么？

一个真正在精神、人格和经济上，都独立自主的女人，一定会把其他的优秀女人都视为自己的朋友。

那么，你既不想打败男人，又说打不败女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
我想说，女人真正的对手，女人永远的敌人，女性解放的道路上最顽固的障碍，是女人自己。

我只希望战胜我自己。战胜人性中那些与生俱来、以及后来被污染的环境所添加的弱点。我像所有的平常女性一样，有怯懦、虚荣、狭隘、依赖的习性，我常常陷入鱼和熊掌的矛盾之中，还有内心深处良知和利益的冲突。

我习惯把目光投射在女性的弱项上。我希望女性能更多一些率真的自省和坦诚的自我剖析，而不是仅仅诉说女性的苦难；我愿意通过写作，来帮助女人们真实地了解男人也懂得女人自身，而不是仅仅抱怨男性的压迫；我以为女性自由的获得，最终取决于“人”的自由，取决于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整体变革。

我至今依然坚持认为，只有在一个男人和女人都能得到快乐和幸福的社会里，女性解放才能真正实现。

这样看来，我不太像是一个女权主义者。尽管女权主义的崛起，使得全世界的女性扬眉吐气，让男性的霸权大有收敛。但是权利和权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。我更愿意女权是权利的权，而不是权力的权。当女人的正当权利得到法律的庇护时，任何不正当的男性权力都再无用武之地。所以，一个理想的社会，男权和女权应是平等分立、互相制

约的。我们最终所渴望的，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和平共处，达到一种两性和谐，自由融洽的境界。

我喜欢女人是温柔美丽的，在柔美中传递出女性的自然魅力。坚韧是一种品格和精神，优秀的女人应具有博大和悲悯的胸怀。最后想到两个字，也许可以概括我的女性观，那就是：柔韧。

无法抚慰的岁月

张抗抗

老三届人不喜欢说“我”，总是说“我们”“我们”的，因为那个时代没有“我”而只有“我们”。我们缺少个性而崇拜集体精神。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，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的文化心理。

既然是“我们”，那么我们的过失甚至罪孽，都让“我们”一起来承担吧。

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，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；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，已激起了世人的广泛的关注；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和社会的质问，已一次次公之于众；然而，临近 20 世纪末，我们这一代人，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，审视我们自身，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？

不要再用“知识青年”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。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扪心自问：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，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？

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，我们应当承认，老三

届这代人中，高中生的比例只占很少一部分，大多数是初中文化程度，而“文革”前的初中教材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，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的缺陷。我们知识积淀最“厚”烙印最深的那部分，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，而是“阶段斗争”、“知识无用”、“革命的螺丝钉”等教条主义，是红宝书的语录，是样板戏的歌词，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判文章。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“狼奶”长大的，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——蛋白质含量太低。我们的大部分知识，都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依靠顽强的自学，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。所以也可以说，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。

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“文革”的牺牲品，是政治的殉葬物。不要忘记“文革”中抄家、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；不要忘记“文革”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这一代人；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。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，已是昨天的噩梦，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，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，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？

老三届是曾受极“左”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，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，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时代去承担，便轻易地将自己解脱。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有的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，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偿；但也有的人，只是怪罪于领袖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。

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曾无私奉献、改天换地；不要再仅仅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真诚和纯洁。如果你真诚，你应当承认在那个年代里，我们老三届人

中也有出卖和告密——为了入党、升学、招工、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，为了渺茫的前途，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——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。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，为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，大肆砍树、烧荒、打猎，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，却面不改色心不跳。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丧失了生路的“落后分子”和“地富反坏右”分子……

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、克己奉公，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支柱力量，是“最优秀的一代”了吧。尽管老三届中涌现出许多人才，从车间主任、厂长到经理、到学者、到市长，各界都能幸会我们的同学和“战友”。但在老三届中，从事高科技、高级经贸活动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比例极小。那是一个人才的断层，是老三届难以攀登的高峰。这一代人几乎都未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，本人即是一例。大多数人都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，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，如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。

由于共和国 17 年教育和“文革”10 年的经历局限，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，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。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；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，适应了“大锅饭”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，于是同今天的自由竞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。我们已经或即将被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从头顶上无情跨越，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尴尬处境。我们是一只蚕蛹，被困于黑暗中，但我们已无力咬破茧子。我们失落，我们抱怨，而我们却无可奈何，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。

所以,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是“最后的理想主义者”,我们已担负不起这样崇高而光荣的使命,况且那只是一顶虚妄的桂冠。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,早就崩溃坍塌了,可惜那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,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。自从失去信仰,我们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。

事实上,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,在这颠沛流离、动荡不定的几十年间,当务之急是吃饭,是工作,是住房,是病痛,是养育子女,是侍奉父母——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,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、机会和能力。“理想”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,所谓的“精神”寄托,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……

说什么“青春无悔”——一个人、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,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?

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。

老三届人的老三届化,这一代人固执的“老三届情结”,是近年来深深困扰着我的一种忧虑。我写下这些也许触痛老三届人伤痕的文字,正是因为许多人尚在违心地用“无怨无悔”的结语,逃避对自身的清理与整合。我惟愿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出老三届的阴影,在“五十而知天命”的人生中年,融入改革进步的大潮,从容地迈向 21 世纪。

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?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?

我们不再是“我们”,我们将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。

我将与老三届一生同行。

遗失的日记

张抗抗

我在这里记述的，是一段真实的往事。

很多年里，我一直不知道怎样来叙述故事，我担心会把一个真实的好故事讲假了。这也是我始终未把它写成小说的原因。

这个遗失的日记的故事，同一个名叫过大江的年轻人有关。

过大江是一个很特别点的名字。听起来有点像舞台上的剧中人，但这确实是他的真名。故事发生那一年，1969年他才十五岁，是杭州一所中学“新初一”的学生。

那一年我19岁。由于“文革”的耽搁，算是“老初三”了。

他和我虽在同一城市，却不是同一个学校的，我和他之间犹如隔着一条大江，在拥挤而繁杂的茫茫人海中，各行其岸，原本无缘相识。

那一年年初，由于“文革”中一场突然的变故，